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新收获

明确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地地带发掘的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戴向明 田伟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本世纪初在运城盆地开展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18至2019年,在多次勘察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初步搞清了遗址范围与聚落结构,了解到该遗址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发掘出多个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最具特色。

发掘收获

通过踏查、铲刮剖面、钻探等手段,了解到遗址二里头、二里岗期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括中、南部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偏北的居址、墓葬区。在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内发现内、外两重壕沟。内壕围成的部分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外壕所围部分面积约6万平方米。内壕的形成时代不晚于二里头时期,外壕所作工作尚不多,目前材料显示其形成的时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

发掘工作除继续清理2018年未完成之探方外,新增发掘面积达700余平方米,获得大量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宋等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期冶铜遗存最为重要。

二里头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木炭窑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一座地穴式房址地面上出土大量铜炼渣、残炉壁等,与冶铜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其中包含数量较多的铜炼渣、残炉壁、铜矿石,以及鼓风管、石锤、石砧等冶铜遗存,说明附近曾存在二里头时期的冶铜作坊。发现一组木炭窑,窑中部为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居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或为出入之通道。

二里岗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一座二里岗期半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灼烧过的壁龛,其中出土铜炼渣等冶铜遗物,与冶铜活动关系密切。灰坑按形制可分为袋形、直壁、锅底及不规则形等,多数灰坑都发现了铜炼渣等冶铜遗存。发现两座残存底部的二里岗期冶铜炉,附近均出土大量铜炼渣和少量残炉壁。一座冶铜炉下存在奠基坑,坑内发现人骨一具,当为构筑冶铜炉举行某种仪式所用的牺牲。遗址南部存在一处窖穴集中分布区,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十余个窖穴,应为二里岗时期仓储区之所在。储存之物为何,尚需进一步分析研究才能究明。该区域还发现一座深逾13米的水井,井口略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米,井壁经修整,东、西两侧可见排列整齐脚窝。

二里头二里岗期陶器文化面貌分别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东下冯文化)、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相似。石器器形多为锤、杵、砧等,大部分可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冶铜工具。二里头、二里岗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铸造一些工具。二里岗期的灰坑中发现仿铜陶礼器、磨制石磬等级别较高的遗物,指示遗址在二里岗时期具有较高的等级。

学术意义

成熟的青铜器生产包括采矿、冶炼、铸造三个环节。因材料所限,以往研究多着重于铸造环节。

闻喜千斤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早期采矿遗址也有了一些认识,但学界对中原地区冶铜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还几近空白。通过对出土冶铜遗存进行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搞清了西吴壁遗址的聚落结构,充实了遗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认识遗址内部功能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